



中港边境秘闻录



纪实文学丛书
张国擎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981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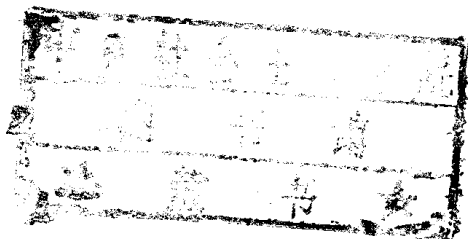


纪实文学丛书
张国擎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中港 边境 秘闻录



200304269



(苏)新登字 007 号

中港边境秘闻录

作 者:张国擎
责任编辑:陈敏莉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淮海印刷厂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2.25 插页 2
字数:260,000 1993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300 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567—0/I·546
定 价:7.4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谁不知生命的可贵？

勇士的肩头挑着多少人的希望！

——录自在深圳特区对武警部队官兵的采访记录

目 录

第一章	从这里到香港最近（采访实录）·····	1
	全村只剩十八个人·····	1
	一步跨过去就是“天堂”·····	19
	我去追寻我的妻子·····	32
	没劲的日子让我冒险·····	54
	打工仔当然去打工啦！·····	74
	我去香港是为什么？·····	101
第二章	来自边境的报告·····	109
	武警七支队某部领导谈话录·····	109
	智捉“蛇头”·····	116
	专拐人家孩子的“妈妈”·····	133
	“美女”毁城难·····	141
	“海上王国”的覆灭·····	168
	“毒瘤”剿割记·····	178
第三章	六万人闯禁区·····	194
	冲破铁丝网，到香港去发大财！·····	198
第四章	面对枪口的信念·····	215
	枪声响在21点·····	216
	注意！此人腹部有枪·····	236

DK94/30

	被委屈的烈士	245
	英魂何时安?	257
第五章	深圳涉枪罪案实录	264
	鸡婆与股票	264
	逼妻为娼遭身祸	271
	股票引出的凶杀案	28 ¹
	第15次工作会晤	287
	三次涉枪劫案	288
	香港“4·23”金行大劫案	293
	他们的枪来自何处?	297
	鸡婆的护身枪	304
	咱买不起, 造它一支玩玩	315
	公路上截获的枪支	315
第六章	来自军营的“内参”	320
	当兵的也有发财念头嘛!	324
	我靠老婆养活	328
	我们有没有“第九边防队”	334
	我为父亲作媒	340
	我们只有半个“十五的月亮”	347
	梧桐山上的哨所	357
	他是在惩罚她吗?	364
	她挡不住那诱惑	374
第七章	战斗的硝烟未除	383

第一章 从这里到香港最近(采访实录)

全村只剩十八个人

(一听说我是采访人们怎么到香港去的。黄金堂的话就来的多！我告诉他我采访的目的是想探讨一下人们过去为什么要偷渡去香港，而现在又为什么纷纷回来？长着一副标准粤人模样的黄金堂笑着说，这是再简单不过了的道理，香港经济发达啊，有钱啊！你叫阿弥说说看。他把那个叫阿弥的女人推到我面前说，“阿弥，你说你怎么到香港去的？”

阿弥说，“怎么去？大家就这样去啦！”

我说，“你就说说吧！”

阿弥想了想说起了她去香港的事。她用粤语说着自己的故事，也不管我能不能听懂。

我在那本本子上开始记录起她的故事。我从她飞快跳跃的嘴唇上猜着那些古怪的发音而表示友好的文字，力求忠实地记录下她的意思。)

先生要我说我怎么去香港，这话说说也没有什么丢脸的啦！我现在是香港人。也是盐田人。我有两份证件哇！我老公说，我们是深圳人，我们的祖坟在盐田，不好忘了嘛！我

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都是香港出生的。先生不要笑话啊！我是16岁时跟阿根去的。说起来也不算时间长，才22年嘛！

那年是1970年的5月22日。这个日子怎么能忘记呢？我们在前一天被喊去搞大游行，庆祝毛主席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在我们这里，这是一个农忙的季节，家里的农活要做。这种闹革命的事当然只是那些公家人的事。偏偏公社里说，这是大事，我们这儿离香港最近，反修防修和对敌斗争的第一线！要在镇上召开万人大会搞大型的庆祝活动。我阿爸和阿妈就叫我们不要上学，替代他们去开会，让他们在家把几棵香蕉树弄一弄，还有甘蔗田。说起甘蔗田，还要感谢阿根。阿根就是我老公。阿根家老爸文革前是我们县里农业局的技术员，在南方植物园搞来了一些新品种的香蕉、甘蔗、荔枝良种！文革中，搞这些就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阿根老爸挨批斗，险些送了命。是我阿爸把他从那些将人朝死里打的造反派手上夺回来的。他爸因为看中我阿爸老实，又是三代贫农。就要我爸为他保存那些好品种。我爸心里是非常清楚的，随你们怎么斗怎么打，到头来还得要吃饭，要吃水果的。他那天就想和我阿妈一起去山坳里摆弄那些东西的。阿爸和阿根爸好，我们自然也好啦！……

我们去参加游行，就没有想到有人发现了我爸的事，悄悄跟踪着。

那次开大会在蛇口。会议开到一半，说是改为批判会。我还和阿根去买冰棍吃呢。买了冰棍回来，就看到台上五花大绑地绑着我阿爸和阿根爸。我们正在发怔，那边走过来造反派。看样子是来抓我们的。我们村上的人喊，“阿弥快跑！”

他们要抓你去坐老虎凳的。”

你们知不知道，在文革中。我们这里是很左的，死了很多人啊！

阿根和我就跑了，跑哪里去呀！那时候，我们是不敢朝那边跑的。要是被抓住就得坐牢坐到死！大多数人还等不到那边就在路上被哨兵打死。打死是活该的。哨兵还能记功的。我们没有跑多远就被他们抓住了。那好惨啊！现在想想也是不敢想的。他们把我和阿根分开关起来。我一个人就关在一个没有人的小屋子里，那个负责审查我的人，我现在还认识他，他以为我忘记了他啦！其实，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他想强奸我。那天，他把看我的人支开，走进来对我说，你阿爸要被判刑了，你想不想救他。我是我阿爸的女儿，做女儿的怎么不想救阿爸呢？他看我不开口，就说，你阿爸能不能活命就看你了。我问他，你说怎么救他。他龇牙笑着说，你给我放一炮，我就帮你的忙。我心里明白了。我想，你这条色狼，看我怎么治你！我故意装出很害怕的样子看着他。其实我的心里还是真害怕的哟。他上前动手动脚。我一边朝后退一边对他说，“要是你能让我和阿根说上一句话，我什么都依你。”

他开心地问：

“真的？”

我点点头。

他看看我，说：“谅你这黄毛丫头也不敢耍我！”

说完，他就去带阿根。阿根来了以后，我就对他说：“他要我给他睡觉，他说给他睡觉了就可以放我阿爸。阿根，我已经答应了他，你把脸转过去。为了我们的阿爸，你就顺从

我吧！……”我一边说一边朝他暗示。阿根好像还是没有明白我的意思。那家伙有些等不及了，朝阿根喊，“他又不是你的老婆，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阿根，我的事我自己会做好的，你把身子转过去。”

阿根没有动身。那家伙就动手把阿根身子扳过去，让他靠在墙上。

这时，我说，你先把衣服脱了。

他说，脱什么衣服呀！掏出来不就行了？

我故意把脸避开，“那就随便你啦！”

他听我这么说，干脆就脱了裤子，说是爽快。

我一看到他真的光了屁股，就喊起来：“快来人哪！

——”

最早上来的当然是阿根。阿根逮住他猛揍，他没有办法还手，我就把自己的衣服扯破，然后扑上去把他的脸抓破，等有人来时就哭闹，朝阿根嚷，“你说，他要强奸贫农的女儿，他要睡了人家女儿才把人家老爸放出来，他这完全是不是无产阶级立场，只要女人，他是什么人，不是蜕化变质分子又是什么？”

阿根听我这么说，立即高呼口号：“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那些人一下子也怔了，只好把那个坏蛋抓了起来。

“我们赶快走，趁他们没有把我们再关起来的时候，逃跑，逃到香港去！哪怕被人家打死也比被他们抓住受活罪好！”

我当然听阿根的。我们就逃回家去，在那儿的海边上了一条小船，很快就到了香港。我们那儿离香港只隔了一个

海，大概还没有珠江宽。

我们到了香港，就找人家移民局，告诉人家，我们是因为被批斗而逃出来的。那时，香港人少，正缺人手。

我们到了香港后的事还要说吗？不用？……

黄金堂问：“到香港的事说说也是很有意思的。”

“有意思的东西可以留着慢慢消受。”我说。我给黄金堂递上一支烟，问他到底是哪个村上的人走得只剩了老太太老头子？他大咧咧地吞吐着烟雾说，那些个老黄历，谁说得清？有些村，除了村干部，其他人都跑光了。说着，他那张脸慢慢地沉下来。当他把眼光再次投向我时，我发现刚才的那双眼睛已经没有了，替代的是忧愤、痛苦、迷惘。

他朝我甩过一份材料。这几乎是可以代表他要说的话的——

1841年，英军进驻香港时，香港是个小渔村，仅有人口5500人。到十九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水坑口海边已是舳舻相接，货源滚滚，商贾如云，高楼林立的热闹港口。时间只是100多年，人口却已是几百万！

清晨，太阳刚刚露点朦胧的白色，码头上的号子声，机器的轰鸣声已经响成一片，在召唤着五湖四海的勤劳人去赚钱，去创造财富，去向社会证实自己的创造才能。然而，与此一河之隔的深圳却依然还在沉睡中。偶而才能看见一两位最勤快的农妇边系腰带边甩着散发去打开牛棚，让那懒散的牛慢慢步向长满青草的田野……

解放初，联合国对中国实行“禁运”，一直从香港中转

贸易的中国不吃那一套，毅然实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本国经济的政策。香港一片萧条。然而，香港还没有到清政府出租给英国的收回期限。还是英属地。香港人这时意识到，要生存只有发展自己的工业。于是，第一批纺织、印染、成衣、塑料、玩具等生产厂家相继建立起来，这需要大量的劳力，从何而来？当然是从深圳河对岸来。

经济逐步走向独立和工业化的香港，再也不惶恐于世界市场上政治的、经济的“地震”，相反地使世界经济有识之士看中了香港这个处于政治、经济、文化交替带的重要地理位置！纷纷向其投入大量的资金和财力，把香港推上经济飞跃的第一台阶。

一个极有讽刺意义的事实是，深圳河两岸两种“热闹”。南岸搞资本主义轰轰烈烈，北岸搞“社会主义”热火朝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已逝岁月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是人民公社、大跃进。把煮饭的锅砸了去炼钢铁的时候，只要不是“阶级敌人”，那是很少有人跑到香港去的；谁不愿意吃大锅饭？谁要放弃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神仙日子？倒是没有几天这样的好日子，大家立刻看清楚这日子是过得有些荒唐；要勒紧裤带时，没有人愿意了。话也说得有些对！我们老百姓可没有要把锅砸了，去“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谁提倡的谁去勒裤带。这外逃的事越来越多，被打死在边境线上的基本没有本地人，本地人逃跑都有事先的内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河南的人可以站在那儿看河北的红卫兵们推着戴高帽的地富反坏右游田埂，反“三洋”（崇洋、向洋、慕洋），搞“政治边防”。叫那些香港孩子以为北岸人都是“神经病”！

七八十年代，由于实行产业结构的调整，日本等先进国家把大批劳力密集型的技术和设备连连转移到境外。香港瞅准了这个时机，大量吸收贷款，大量发展来料加工工业。经济飞猛发展的奇迹很快在香港出现！先是成衣的出口产量世界第一，成为与巴黎并称的时装之都；接着是玩具出口世界第一，钟表出口世界第一……制造业的发展自然而然地带动着金融业的发展，股市交易开始热火朝天，黄金的买卖量又雄居世界第三位；香港，这个东方的大都市开始频频与纽约、伦敦齐名于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列。

中国的“社会主义”正处在一种自我封闭的状态时。香港却成为太平洋上的一条小龙起飞了！

香港人忙着夺取世界贸易市场上一个又一个第一，赚取一笔又一笔外汇，不但在中环、尖沙咀，而且在上水、荃湾、元朗造出一片又一片林立的摩天大厦。

河北岸的密密芦苇丛中，窄窄的田埂上，却不时传来警犬的嘶叫和偷渡者被抓获时发出的撕肝裂肺的惨呼！中国人忙得“政治边防”顾头难顾尾……

有一组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的数字可以叫人震惊：

1962年，我国发生自然灾害，从深圳跑出去12144人。

1978年，我国进行农村改革，从深圳跑出去17456人。

这两组数字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只是当地政府进行内部人口统计而得出来的。它不包括那些外地经过这里出去的。尤其是东莞、惠阳乃至更远的地方的。另有一组数字可以看看：

深圳市现有海外华侨约12万人，港澳同胞23万人。

1992年12月10日正式宣布撤销的宝安县，在1981年前，有些村庄里一到夏天，田里就只见到妇女、老人。村上的人

有“三不”：“一不当村干部，二不入党，三不做转干的正式国家工作人员”。问他为什么，他说：“好到香港去呀！”那年月，十七八岁的都跑香港，人跑光，地抛荒，大田亩产一帽装。人称宝安：“道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偷渡不停。”

……

一河之隔，经济悬殊太大。深圳罗芳村，人均年收入513元；香港较寮村，人均收入7.8万港元。两者只是一条深圳河相隔，此河抬腿即可蹿过去的。这说明什么？是深圳河的北南两岸之比吗？是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比吗？

如果说，在欧洲，隔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世界的是那道铁网高架的柏林墙的话；在亚洲，在中国的南方，分开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就是这条深圳河。只是不能与柏林墙可比的是，柏林墙能挡住人的视线，深圳河对岸的一切都在可视的最清晰范围之内；如此状态之下，能没有风波滔澜？

……

再往下看，那就是在说社会主义怎么与资本主义比较的认识论范畴了，我不想再看下去，把它还给了黄金堂。

黄金堂极随便地把它扔进了手提包，掸着烟灰，眯细了眼看着我，许久才从那幽幽的黑洞似的嘴里吐出一串话来：

“你不想听听那些当年偷渡出去的人，如今又怎么潜逃回来的？”

“那是下面的文章。饭要一口一口地吃嘛！我听说你当年搞过什么名堂？有没有那么一回事呀！……老朋友面前可不要瞒哇！——”

“你们这些个记者就会干这种事。谁跟你是朋友？见面才几小时，倒说是老朋友了。我得防着你一手，你可不能对我乱裁！……”

“乱裁？好哇！我从老甄那儿得了个假情报？……你急啥！我只是想问你，你当年对理论不是钻得挺凶的吗？岂止宝安县有名？我就晓得！你从广州的中山大学还是内地什么大学的老教授那儿搞来了一本《国家精神》，这是法国出身在法兰西学院诞生，学术活动比较频繁时代的1650—1720年间的巴莱士所著。具体地说，这位巴莱士是位小说家兼政治家。在他的这本书里说到的国家精神……”

“我没叫你到我这儿来吊书袋。”黄金堂生气地说。

“好！——你就说你的那些事吧。我洗耳恭听！”

他笑起来，“有你这样的记者吗？”

“不好？”

“好！……你说的那本书，我可没有读过。我只是对《太阳城》和《关于最完善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乌托邦》这两本书有过一点兴趣。看过的人不是少数。因为以前无产阶级的领袖们多次引用过后面那本书。有许多东西，它本身就属于人类共同所有，我们不能有意识地把它分割开，而人为地形成什么主义阶级。你说，如果在一个地方，人们没有相互间的敌视，富裕而又和谐地生活着，这又有什么不好？产生和保障这种生活的基础就是全民所有制，这难道不可能吗？……我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给共产主义发出生证的时候，就参考过描写那个‘新月形小岛’的‘生活’！我想你不会认为有个外国作家叫康帕内拉是我编出来的吧。对！看来你对书还是读了不少。不像是那

种嘴尖皮厚腹中空的角色。你不要笑，现在，社会上流行的记者，有几个是真价实货的？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就是披张高干子女或别的什么外衣，或者是搞不清什么名堂的记者。记者不采访，开口便是拍电视拉赞助，推销产品，搞公关……名堂来的多！我可以不说，但你能把人家的嘴封死了吧！喂，我背首顺口溜给你听听怎么样？没关系，消遣消遣，调节调节嘛！我听了那顺口溜觉得蛮来劲的呢，不信？你听——”

“说谁的？”

“说你们这些记者。”

“含沙射影？没关系，我喜欢人家说记者。”

“一等记者炒股票；二等记者拉广告；三等记者拿红包；四等记者拎‘洋捞’（跑外贸、外资得点实惠）；五等记者会上泡；六等记者编‘文钞’（几十人几十天突击编最时髦的辞典大全）；七等记者发牢骚；八等记者写外稿；九等记者为本报；超级记者搞投靠。说得到家没有？”

“我也听说了个顺口溜。说给你听听？你可不要对号入座。”

“我？哈哈，你小瞧了人。说来听听。”

“一等公民是公仆，子孙三代都享福；二等公民搞承包。吃喝嫖赌都报销；三等公民来租赁，汽车洋房带小姘；四等公民大盖帽，吃完原告吃被告；五等公民手术刀，割开肚皮要红包；六等公民大演员，扭扭屁股来大钱；七等公民是记者，隔三又五解解馋；八等公民方向盘，上班下班都挣钱；九等公民小教员，‘皇帝’口袋掏钱来；十等公民老百姓，学习雷锋作贡献……怎么样？没说错吧！”

“还有点形象。”

“你算几等公民？”

“排不上！说是公仆，没有职权。其他都不沾边。说实在的，从前下乡还能弄点酒喝，如今，连这也没有了。咱没有好处给人家，人家凭什么给你喝？看大门喝了酒还能有个方便的时候，咱们这些背时的干部能有什么作用？前几天我看到报上登了一个消息说，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睡在楼梯道上8天没有人过问，记者问，她的三个儿子到底干什么了？我就觉得记者问的不深。你说说吧，如今离退休干部只要宣布了，他就得马上离开，要不，你的办公桌立即会放到走廊上去……没有的事？我眼皮底下就有好几桩。那天，老李单位调整办公室，他正好感冒上医院了。有人就嫌他的桌子多了不好处理。你听那话多不中听：离休就回家，占了茅坑不拉屎！说着，那张桌子就到了走廊上。老李是高级职称，还要干几年哇！这社会现象你们谁敢披露的？桌子扔到走廊与老太睡楼梯口，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看不出，你还挺有些正义感。不过，那个：呼隆一声春雷响，来了四个共产党；带着一副好麻将，一打打到大天亮。比那，‘跟着款哥走，拉住买单的手。’来得更具有意义吧！”

“说给我听？我可没有这福气。再说，我们这地方流行的不是那个歌。这里流行的我也说不顺畅，大意是：‘大小官儿有三带，一带大哥二奥迪，三是女人各有职，掌权在家属一品，秘书顺带按摩师，情人舞伴一身兼。’……怎么样？够有意思的吧！”

“行了。不要扯得太远了。以后有机会专门来听你发牢骚。但今天，我只是想问你，你那年任‘堵办’的事……”

黄金堂想了想，说，“好吧！看在老甄的面子上。我就